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

太宗三

房玄齡杜如晦（呂温　孫之翰）

魏鄭公（呂温　張唐英　曾子固　白樂天　范祖禹　孫之翰　顏濬）

房玄齡李靖魏鄭公（司空圖　張唐英）

房玄齡杜如晦

呂温房玄齡贊曰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彗流光掃

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排帝閽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義翼忠若鸞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帷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戡屯廓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不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闕衮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召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閒居台輔撝默自處亦莫敢余侮高節令終

嗚呼梁公杜如晦贊曰穆穆莱公奇姿粹靈藴元和氣為大國楨乘時恢能唐室大開故人相攜（少與房梁公同有巨濟之志）直上太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愔愔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孫之翰論房杜相業曰或問房杜之相也謀議施為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不必赫赫觀時事何如爾房杜自秦府遇王講天下事

固詳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貞觀元年房相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概如此不惟一時之治

固足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明也即貞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貞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貞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横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不能使之慙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

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輔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為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貞觀時事之要可也　又論黜陳師合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益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

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為法

魏鄭公

呂温鄭公贊曰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事李密隱太子）沈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袞職其繩則直諤諤嶷嶷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與封德彝廷爭）禮興樂崇德合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於湯公以其志匡飭聖唐為唐宗臣

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張唐英論鄭公言守成之難曰自古桀紂幽厲成哀桓靈晉懷愍隋煬帝皆守成之君矣天下大器皆由而失之蓋承豐泰之後府庫實而無所用則思窮土木之妖干戈戢而無所試則思拓邊疆之廣志氣既驕則悅諂諛之言嗜欲既惑則惡忠直之諫處瓊殿之華麗而不知下有拆廬屋以輸官者享太官之珍羞而不知下有啗糟糠以充腸者有嬪御之嫺艷而

不知下有鰥寡而亡告者有鄭衛之娛耳而不知下有哀怨可傷者天下已叛而堂上未聞蕭牆已釁而禁中未悟推此信魏公以守成為難矣

曾子固曰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

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揜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

忌矣太宗末年羣臣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去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為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

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

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白樂天論魏公勸帝行仁義曰或者曰君臣之道至

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易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盍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啟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時失於漸中

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行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愚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将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

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虚説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徵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内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

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孫之翰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

變而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為邦者久之之辭也為邦者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通變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矣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

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議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曾子固唐令序曰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歛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

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詘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為國家天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其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于此焉

范祖禹論鄭公陳十漸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

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己欲富而惡貧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己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為漸不克終也

孫之翰論魏公諫諍曰魏公以忠直稱於世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作魏公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為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

其言足傳信於後也觀貞觀十一年魏公上三疏乃諫詞之著者然不過以戒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説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之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以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為忠直之臣也魏公事英主力賛政道已成太平之治見

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君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諫諍之言必危切於是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葢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為忠魏公之心後之相者詳觀之　又論鄭公不避形迹之對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有臣下誤犯主怒枉為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

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辨又如有姦惡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己之所不足者也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也以此疑避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身之謀爾非所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為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覩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温彦博因魏公為人所毀遂言

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張唐英曰温彥博嘗奏魏公不存形迹遂被謗議帝令諭魏公今後須存形迹魏公因奏曰君臣叶契義均一體豈可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邦之喪亡未可知也上矍然改容悔之噫魏公之奏實萬世君天下之龜鑑也嘗觀前世治道之駁雜敝源之浸淫非無長謀遠慮之賢經時濟世之主

慷慨決裂横身為國以乂寧天下之蒼生然由君臣之志不通上下之情有間常立事者謂之專權激切敢諫者謂之好訐故朝廷議論之際有可言而不言所以避嫌疑有可行而不行所以遠謗議以致事多因循而不革政或偏弊而不舉始以突隙不徙終焚百尋之屋初以蟻穴不窒竟潰千里之隄魏晉而下何其紛紛之多也鄭公深識安危治亂之變極陳切當之論太宗遂改容悔之真改過不吝而聞諫必從之

英主也温公曾不慮此而反欲魏公存形迹則賢與不賢茲可知矣

范祖禹論魏公論主明暗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公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邇大小而已矣　又論鄭公望昭陵獻陵之對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惟大夫為能格君心之非若

魏徵近之矣　又論鄭公對帝天下未定擇人專取才既平取才行兼備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公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人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

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辟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専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

取才行無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又論以鄭公為太子太師曰魏公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為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别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所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

豈其疾而耄乎卒之身没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

潁濵論太宗信用鄭公曰古之人主自中君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觀美繁於詞命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綈足

履革舄集書囊為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此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名之心似於誠有所不足也意有餘者忘言實有餘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曰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章與史官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怨之深如此

二事或疑其不信予謂或有之

房玄齡李靖魏鄭公

司空圖三賢贊并序曰隋大業末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公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激云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夷阻闢百千年社稷

張唐英論房魏曰夫得百騏驥不若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若得一歐冶百騏驥有時而疲劣百太阿有時而缺毀若伯樂歐冶存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劔何求之而不得哉房魏二公文皇帝之伯樂歐冶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啟沃薦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房杜而不曰房魏者何哉房喬起於佐命平定天下輔成太平二十餘年百度修舉其功

固大矣如晦與房喬共掌朝政亦多規畫然薨於貞觀三年則其功固不及房矣魏公得用知無不為前後奏議數十萬言著之行事者數百餘條政事大小罔有不論貞觀太平之功魏公之功最居多而言者不曰房魏而曰房杜者豈當太宗即位之初房杜執政天下之民喜見太平之初則言曰房杜及太平已久天下之人但酣樂太宗之德化而功不復歸於臣下是庖人調鼎而不敢食之時也故世不曰房魏焉

然迹其行事考之實效魏公才智在杜之上而規畫並於房故曰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歐冶如晦乃温彦博之流也奚逮於魏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一至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舒秀岐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一

太宗四

蕭瑀　呂温　范祖禹　張唐英

劉洎　褚遂良　孫之翰　張唐英　東坡

王珪　李德裕

裴寂　六一

戴胄　張唐英

孔穎達 張唐英

尉遲敬德 呂温

李君羨 王元之

王君廓 張唐英

總論太平之政 曾子固 子由 范祖禹

總論羣臣 呂温

蕭瑀

呂温蕭公瑀贊曰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

集惟鳳捨彼頹厦鬱為新棟路車玄衮開國有宗武德之暮羣孽内蠹巍巍宋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為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絶倫為唐貞臣

范祖禹論太宗謂瑀真社稷臣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天子在而私於藩

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張唐英曰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預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快快自是罷為太子少傅此是机

閣瑀而使優閒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己長而格物貞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纇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由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每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但求辯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

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己恥其不能畀論每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為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跡房杜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哥奴輩昔嘗箝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劉洎褚遂良

孫之翰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自遼東至不豫洎謁而深憂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儻為遂良所奏太宗累前怒殺之跡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絶無他言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讒言遽殺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葢褚遂良諫廢立

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譖之惟恐無罪故劉洎之子訴父為遂良所譖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瑋力辨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貞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為詳直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憎愛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也

張唐英曰太宗征遼留洎於定州輔太子謂曰安危之機所寄尤重洎對曰大臣有愆臣即行誅太宗戒曰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健宜戒之以保終吉及征

遼還上在道不康洎謂褚遂良曰聖體可憂遂良誣奏曰洎云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乃賜自盡而論者謂遂良陷殺洎後亦流貶葢其報應然觀洎為性不甚周慎當有此言非遂良誣之也何以明之且洎因爭飛白書不顧陛廉之分輒登御牀又對太宗尚欲親誅大臣而太宗戒以不密至是見上不豫忽發伊霍之言固必有之及遂良不肯立武氏貶死愛州則天臨朝之際洎之子訴理其父之寃必不言其父之

失復李義府輩左右之故史臣從而書其子之言以為遂良所誣此乃必然之理然遂良有可責者止可奏於上令削其官爵不可不救而令賜洎死也兹可罪也

東坡論遂良飛雉集宮之對曰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伯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

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妄之甚愚瞽其君而太宗善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數入宮此乃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雊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雊雉而取陳寶非忠也

王珪

李德裕論王珪對太宗納廬江美人曰自古得伐國

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當為一國之所奉愛其血食忽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内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苻堅納慕容姊弟

秦宮有鳳兮之謡敗於五將（苻堅於五將山破）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為政劉石乃代興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説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裴寂

六一曰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

可貶絶以其二心舊朝叶成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跡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劉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雅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官政之謬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

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戴胄

張唐英曰貞觀中詐偽資蔭者許自首免罪不首者死俄有詐偽者敗露胄斷流以奏之帝曰下勑令死今斷從流示天下以不信也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即付所司臣不敢虧法觀胄之言乃效張釋之為心也然而釋之已失對於孝文胄

亦失言於文皇且人君執天下之柄可生可殺威福在己古之聖賢慮人主恃崇高之位而輕於刑罰故臯陶告虞舜戒惟刑之恤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庶獄今胄之意以為即當殺之非臣所及謂人君可以不用法而殺人使為人主者皆如太宗固無慮有淫虐之刑設使兇暴如桀紂者謂有司執法不可委之於有司乃任情殺人則恐無辜者無告矣若胄者宜曰聖人之制必關盛衰王者之法不枉輕重陛下亦不

可得而私之臣豈敢得而專之必歸之中正合乎王極使人無冤枉奈何其意反謂為君者用法不必慎為臣者用法須慎王子雍謂輕於為君重於為臣其胄之謂乎

孔穎達

張唐英曰孔穎達嘗撰周易正義又與馬嘉運趙乾協蘇德詳等參詳以行於世觀其發明三聖之旨通貫萬化之蘊其亦深於易乎然於下繫云案諸儒象

卦制器皆取卦爻象之體今韓康伯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甚哉頴達之失聖人之道至深遠而學者不悟故洪生碩儒為注疏以啟導後進而使得其餘今韓氏既失於取象之義而已為正義當為刊正指歸以為後人之師法奈何既知其失不為剖析是非又從而蹈其失哉夫斵木為耜揉木為耒益取諸

益益者震下巽上震陽木動也巽隂木可揉也而揉以為耒耜之象其動在下耕田之象也而韓謂制器致豐以益萬物又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之象而韓謂乘理以散動也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蓋取小過小過者艮下而震上艮山也震木也山止於下木動於上杵臼之象而韓謂以小物濟用諸如此類失者甚衆不可備舉韓氏妄肆臆説穎達又不發明其得失誠可惜也類而推之則聖人之旨皆可見矣學者宜自

求之

尉遲敬德

呂溫尉遲鄂公敬德贊曰侁侁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敬德初事宋金剛）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内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耀於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堂頤性保常屑瓊飲露靜奏

清商商為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公貞觀後不交人事常煉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

李君羡

王元之李君羡傳論曰貞觀中太白頻晝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曰當有女主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李君羡已封武連郡公又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字君羡自稱五娘以其封邑皆有武字乃名合女主之讖愕然忌之卒以

謀反下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心腹推於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于人故人不怨矣至於進功臣而黜宗室亦一代之真主耳且其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按之洎得其狀復謂羣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羡邪蓋天文變于上人謠騰於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矣而脩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於非罪者必矣然君羡匹夫之

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復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為是也僕讀書至是嘆君羡之罹罪無辜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誅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以為君臣之戒

王君廓

張唐英曰太子建成既被誅詔召幽州都督廬江王瑗入朝瑗建成之黨也甚懼之時王君廓典瑗之兵素性險薄欲陷瑗以為己功乃始說瑗令舉兵而反

君廓因是擒瑗縊殺傳首京師君廓以功遷領軍大將軍嗟乎瑗無長謀遠慮為君廓所賣遂陷叛逆此固可誅然瑗之叛由君廓致之朝廷不原其心遂除籍屬沒其家產而進君廓之秩仍以瑗家口賜之俾代其位而稔姦植惡使小人之心愈無畏憚而自謂得計矣譬人有植梧者而鄰父云非善也請伐之既而求以為薪是利在於薪也以太宗雄才大畧高絕夐古而諂巧之人尚得逞其志比之諭人伐梧求以為

薪不甚相遠而不加誅戮以懲不忠不義之人又嘗比之為藺相如豈嫉建成之深而恥瑗為之黨故雖君廓暴兇悖逆不叶天道而不以為非歟古所謂愛之欲生而惡之欲死於瑗與君廓見之矣然尤可惜若瑗乃高祖從父兄之子雖有罪逆其家口止可從坐不然幽之掖庭不當以賜君廓而君廓亦何面目而受之哉噫禽獸不為也而君廓為之是不迨禽獸也

總論太宗之政

曾子固曰予少讀唐書及貞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貞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唶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臯陶禹稷與堯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堯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貞觀間或

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於今所聞見尠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由漢以降至于陳隋復由高宗以降于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貞觀下理勢然爾

子由論曰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正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

其末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於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勿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周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馬移之亦弗禜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

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其意亦欲夸當年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

秘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宫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以後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絶李氏若殺之後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羡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

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死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

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所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術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治且安而幾至於絶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

此

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

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畧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為資矣

總論羣臣

吕温淩煙閣勲臣賛序曰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乹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

宗以功成治定秉為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攄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葢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勲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勲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莒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昔戴神堯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

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己任諫若不及謇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颺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內麾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嚮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

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劒為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榱棟殊材黼黻異制儔諸古烈罔有慙德皇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偪小不過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取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

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二

高宗

廢立皇后（石守道　孫之翰）

追尊上祖并高祖太宗文穆文德二后帝自稱天皇后自稱天后（孫之翰）

追謚太子為皇帝（范祖禹）

改元顯慶（孫之翰）

封禪改元乾封（孫之翰）

于志寧請衡山公主俟三年喪成婚（范祖禹）

責五品以上言事（范祖禹）

斥許敬宗對彗星為高麗滅之兆（范祖禹）

來公敏諫止幸涼州（范祖禹）

劉仁軌請李敬立鎮洮河以陷之（孫之翰）

李勣（范祖禹　孫之翰）

長孫無忌（范祖禹　孫之翰）

上官儀郝處俊（孫之翰）

劉仁軌（張唐英）

總論高宗（范祖禹　子由）

廢立皇后

石守道曰吁虐哉高宗也隋氏酷民塗炭太宗援之以仁義躋之於富壽民方出死地而登樂土高宗溺於一婦人輕以天下授之民復塗炭者二十年信矣高宗之虐也初太宗不豫執高宗手顧謂褚遂良長

孫無忌曰我好兒我好新婦今付卿曁王皇后廢立則天後唐室幾為丘墟李氏子孫繼踵殺戮皆高宗之虐毒及於祖先流於後世也噫皇后者宗廟之本也天下之母也天子理陽道后理隂德君治外事后聽内政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也隂之與陽也立之必以存天下之大公繫宗廟之大本為社稷之大計合於天地人心而後可以得立也廢之必以存天下之大公係宗廟之大本為社稷之大計合於天地人

心而後可以得廢也高宗專一人之欲徇一人之愛不顧天下大公宗廟大本社稷大計而以一時之私情自廢立卒貽武氏之禍幾乎覆宗絶祀為虐不亦甚乎

孫之翰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險譎之計誣陷中宫為國大醜且晉邸升為

皇儲即位之年地震久而不止是天意以陰盛為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家國之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之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少為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

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皇后無辜而憫之反為嬖者戕殘都不敢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寧顧望致之爾李勣苟先帝付託志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

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漳州都督書其官爵明稱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者明勣志寧無大臣之節所以賤之也書臨軒立皇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矣

追尊上祖并高祖太宗文穆文德二后帝自稱天皇后自稱天后

孫之翰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為稱不使名浮於善也歷代帝王謚號或實或虚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為定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本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紀綱號令興治古同謚文宜矣今高宗加謚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也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況稱曰

神堯人必謂不稱其名既知不稱得非辱之也二后加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乎此葢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高宗與后既欲稱號不常遂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跡嗚呼為天子徇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使後嗣觀之葢尚崇飾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追謚太子為皇帝

范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為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謀簒位酖太子洪葢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跡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代宗追謚建寧王倓以此為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改元顯慶

孫之翰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者元始也人君布政自茲而始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焉此前古聖人不易之法也至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貞觀雖為年號各終一世不復改元此於古制不失高宗守成何為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

於天子乎統於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

封禪改元乾封

孫之翰曰太宗以大功大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己所為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

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於後得以預聞威福之施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葢徇后之欲舉稀闊儀物誇耀天下爾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也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為年號若以歲旱為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

哉為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于志寧請衡山公主三年喪畢成婚

范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内無父子外無君

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内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為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責五品以上言事

范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羣臣以諫爭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

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太宗之謂矣

斥許敬宗對彗星為高麗滅之兆

范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三辰之眚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

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益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來公敏諫止幸涼州

范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長孫無忌之死天下以言為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為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為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

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劉仁軌請李敬玄鎮洮河以陷之

孫之翰論李敬玄統兵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不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怒國事盡濟矣敬玄不練邊事與仁軌立異此於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

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忿也高宗不察敬玄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衂自損國威此昧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也是舉也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李勣

范祖禹論帝欲求諫勣對以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過又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人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

羣盜不學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又論勣將死以房杜為戒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孼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子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

棺暴屍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絶也而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梟獍乎非所以為訓也

孫之翰論命勣為僕射曰唐采魏晉而下歴代任宰輔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為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門下三品本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尚書藉其輔翊太子而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者得預聞國政比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勳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意乖乎又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今所給禄秩同品爾按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卒不以為位號也

長孫無忌

范祖禹論高宗欲立武后先官無忌妾子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

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役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孫之翰論帝以許敬宗告無忌反遂逐無忌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為弊爾高宗於許敬宗非不

知其人也且如敬宗修太宗實録移威鳯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筆事不可信鞫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大一姦人讒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陷無忌之非辜正欲快讐者之意使元舅以勲德重望冤死遐裔不惟昏惑之甚實不仁不孝之過也

范祖禹論帝責李義琰令舅氏遷墓曰高宗責義琰

為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而不自知其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自古人主能知其過者鮮矣

上官儀郝處俊

孫之翰論帝殺上官儀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況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殺之此豈

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伸訴茲已不容之致若便行廢黜后何所為反懼后怨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爾遂使姦人承后之意誣皇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罪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簒奪之勢皆由高宗之不君矣　又論郝處俊不令后攝政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為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

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數因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也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令不許皇后臨朝為證是時也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復經義明白又得義琰為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矣夫人臣之事君也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事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而避禍也處俊當武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琰協心助為之言二公竟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

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竟不免譴黜止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為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則人臣事君不可自計利害也夫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守者己也不可不固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

張唐英曰咸亨中戴至德與仁軌為左右僕射每有

申訴寃枉仁軌輒美言許之時號解事僕射至德即據理詰難未嘗與奪有理者密為申奏時號不解事僕射噫二子優劣可見之矣夫臣子之道勤勞所以立功忠恕所以立名退讓所以全美樸厚所以任事若至德之心近此四者矣仁軌則不然掠公家之美以為公務容悅之容以求名啟奔競之塗以為美煽澆薄之風以為任乃乾沒邀利之徒非謀猷稱后之臣而世之庸庸者不責其實不原其心探其言樂其

多可從而倡和以為賢者而至德名反在其下昔王莽好諂諛悦人以收天下之心卒移漢祚雖仁軌非有此心然恐後世好名邀美之士飾正於外藏詐於内跡而行之則賢不肖混殽而姦邪之漸浸潤矣故論之以為後世容悦之戒

總論高宗之政

范祖禹論永徽有貞觀風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

觀之風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而悖繆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子由論高宗知足以保身曰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為悍妻操制其柄外聚羣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

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足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謂高麗將亡之祥上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口則亦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賢故怒其人常與賢交通令其父訓之其父即手殺之上聞而不善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可盡欺參以義而諂有所不受其應物之際不失十五此足以保其身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三

則天一

廢立中宗預朝政（范祖禹　孫之翰　楊夔　張唐英）

狄仁傑（范文正公　子由　孫之翰）

裴炎（張唐英）

五王（薛季昶附　張唐英）

張柬之（孫之翰）

廢立中宗預朝政

范祖禹論黜武后年號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正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

得不列於本紀不没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絶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正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

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孫之翰不稱武后年號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之史官遂修實録撰國史亦為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官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

其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其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跡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年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繫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他事而不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偽也

楊夔紀梁公對曰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閫闈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

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蠹將剪樹而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疋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鷙也然則鷙於烏鳶乎鷙於鸞凰乎鷙而無別不如不鷙矣天后默然

孫之翰論張柬之廢武后曰舊史書武后傳位於中

宗葢史官諱其事也然於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武后實録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是廢之為實事書柬之彥範等遂廢武氏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大號恣行兇虐流毒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况實廢之安得諱避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

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亦不違其理矣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於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后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兇威虐法為害歲久此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妄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矣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張唐英曰武后之起其始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

淳風亦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讀史至此未嘗不疑也且二帝三王之盛其陰陽日者讖緯之説未之有也迨漢以來取天下不以仁義之道故將假符瑞以感天下之人使信而歸之故董仲舒言三代受命之符而儒者嘗鄙之且武氏一女子焉能感動上帝而前兆如此哉上帝之心又豈故孕育不仁之女子使之雕琢唐室如此哉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其附麗姦諂之徒欲自掩其惡乃神其事因言天之所

啟非由人事也忽於李淳風等傳增加其言以惑後人爾若曰不然則二帝三王之間賢后妃多矣上帝胡不前定其至貴之兆而獨區區私一武氏哉以愚觀之有堯舜禹湯之德足以王天下自古符瑞之言皆不足信也何止一武氏哉

狄仁傑

范文正公狄梁公碑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

克當其任者唯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髙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休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歟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

司馬方眦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一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語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

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别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廵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唯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縁坐者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

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齊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

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譖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

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閭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

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憶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

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

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於是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

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

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又嘗引拔桓彦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别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

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蘇子由論曰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

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将相之柄以伺其間後聽陸賈交歡周勃将相之權不分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

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雋志得意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後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

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語陛下監國陛下奄神器而有之十餘年矣今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宗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盖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没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

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而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穢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将欲歙之必固張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廢之必固興之将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裴炎

張唐英論炎廢中宗為廬陵王曰中宗欲以韋后父為侍中宰臣裴炎以為不可中宗曰我讓國與之豈不得何惜一侍中炎懼入白太后定策與劉禕之程務挺張虔勗入宮挾帝下殿廢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炎以功封河東侯嗟乎裴炎真庸臣也且中宗讓國之言本以炎不與后父侍中乃激怒之言也非本意欲擅位於后父也奈何不思人主發憤之言遂

定策而廢之設使中宗誠有此意已為執政大臣持天下之柄當諫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若倦於萬幾欲遊神於無為逍遥於太上則當傳之子孫不可輕議以神器而付於后族使宗廟絶食若終不可諫尚有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之事奈何不精思遠慮遽行霍光昌邑之大事遂使武氏得志革姓改氏誅戮李氏子孫幾盡豈非炎庸夫一言之失所致乎若萬乘之君可容易廢立則愚

恐後世竊國而責君者踵足而起爾其後以崔察誣奏誅死葢有以召之也中宗已反正不斲其棺庸夫之幸也

孫之翰論殺裴炎曰裴炎之死雖由直議迹其本末亦自取之也武后簒奪之勢非一朝一夕之為方欲因事立威震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欲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葢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内一辱主豈能有為何

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議廢立葢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之意為之謀爾殊不知武后既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在於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諌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耻為責令歸其人言得從乎言既不得禍得免乎故謂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為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焉鮮有

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之謀則不利於己故不無忌之之意也則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五王（薛季昶附）

張唐英曰薛季昶嘗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暉等不從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其後因王同皎事羅織其事遠竄嶺外崔寔獻計遣御史周利用巡嶺外逼

令自殺桓彥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崔曄死於白州張柬之死於新州袁恕己死於竇州讀史至此未嘗不歔欷流涕也嗟乎五王奮大忠仗大節誅張昌宗等掃除內難肅清宮闈復子明辟中興國祚其忠節足以貫神明純誠足以貫日月謂其延福錫慶宜與唐齊其盛衰而纔享封爵已陷網羅豈所謂漁於深淵者得禍亦大乎葢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豈賢於五王哉葢果於先幾而發使五王

卒為所圖故五王能用季昶之計而誅韋氏梟三思則豈有後患哉昔漢之竇武晉之張華皆遲疑不斷盡為小人之所圖若五王之非辜其亦武華之徒歟後世忠義之士欲立大功弭大難苟徘徊乎寸心猶豫乎末路不能屈伸在我而枉直隨形則五王之禍嘗倚人門戶之間爾可不畏哉又舊史以季昶載於良吏傳亦非也況季昶本與五王同謀誅易之其後又同得罪死於嶺外附於五王傳可也何必載於良

吏傳哉

張柬之

孫之翰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僭號踰二十年所用之人姦賢相半葢后狡智之性有過於人必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傑崇相

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人僭天下大號恣行兇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三